

华东戏剧丛刊



小戏曲选

(1)

怎么谈不拢 · 秧 · 小保管上任

江西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

目 次

怎么谈不拢	《怎么谈不拢》创作组创作(1)
	辛 幸 执笔
秧	崇仁采茶剧团集体创作(21)
	周 悦 文 执 笔
小保管上任	《小保管上任》创作组创作(43)
	馬正太 吳有汉 执笔
江西赣南、撫州、高安采茶戏介绍	(72)

怎么谈不拢

(赣南采茶戏)

《怎么谈不拢》创作组创作

辛 幸 执笔

时 间 一九六三年秋收后的一天中午。

地 点 一个公社社员的家里。

人 物 李新有 社员，二十八岁。

徐招秀 社员，新有妻。二十五岁。

〔音乐声中幕启。壁上贴着画。桌上白纱布盖着茶钵，桌椅十分洁净。〕

〔不远处，装粮上车的社员们腾起一片欢笑。〕

〔徐招秀被笑声引出了厨房，走向大门，望着、倾听着、笑着。〕

徐招秀 （向人羣招了招手，喊）呔！呔！——聋子，——新有！新有！

〔李新有内声：“做什哩^①哟？”〕

徐招秀 你到底吃饱了么？——丢了碗就走了！

〔李新有内声：“吃饱了。没吃饱我肯丢碗吗？”〕

① 什哩——什么。

徐招秀（轻声笑说，实则赞扬）新有呀！真积极，中午都不肯歇一下。

〔又传来装车的社员们的欢笑声。〕

徐招秀（笑着自语）笑得这么好哇！

（唱）村头欢笑闹喧天，

今年又是丰收年。

社员们有说有笑，

装运余粮都争先。

都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好，

日子越过越香甜。

人人感谢共产党，

个个都把干劲添。

新有他评上了六好社员更积极，

招秀我里里外外也勤俭。

日子甜，样样甜，

单怕新有和我闹意见，

夫妻本来感情好，

不知道近来怎么差一点。

他说是和我谈不拢，

说得我摆个疙瘩在心间。

究竟怎么谈不拢？

总有个我不懂的什么原因在里边。

什哩原因嘞？我对他嘛样样都好，样样事情都想顺到他的心。家务事情我料理得好，我爱劳动，

肯学习，思想嘛也不落后吧？……他还说跟我谈不拢，（闷闷地笑了笑）谈不拢也要谈，管你什哩原因！（忽然看见厨房里鸡飞上灶，一拍双手）呜嘻，该死！鸡都飞上了灶！呜嘻！（一撵，鸡羣迎面扑来，满地乱跑）你们就饿得那么慌！不晓得到外头去寻食呵！（汽车喇叭响，徐招秀向装车场上瞥了一眼，对鸡）你们不要乱飞乱跳，我去扫点谷回来喂你们，喂得你们肥肥胖胖——过几天是新有过生日，就杀一只给他吃。（欢天喜地进里屋去拿扫帚、簸箕）

〔李新有上。〕

李新有 （唱）一片丰收好景象，
男女社员个个忙。
两部汽车穿梭一样，
来来往往运公粮。
还有谷子堆在禾场上，
缺少袂口^①把谷装。
趁空回家走一趟，
同我老婆打商量。

（喊）招秀！招秀！

〔徐招秀拿扫帚、簸箕从里屋出。〕

徐招秀 新有，车装完了？

① 袂口——一种盛谷的细夏布袋。

李新有 (兴奋地)装完了,两部汽车都开走了。

徐招秀 (拿衣服给李新有穿)那你歇一下罗!

李新有 歇?我回来是有事。

徐招秀 唔!我去舀盆水你洗脸。(下)

李新有 洗什哩脸,公粮还没运完嘞!

(徐招秀端洗脸水上。

徐招秀 洗呀!洗呀!

李新有 (只好洗脸)洗洗洗。噢!昨天夜晚我教你认的那四个字……

徐招秀 (高兴地)记得哟!“先公后私”嘛!

李新有 你写了吗?

徐招秀 (忙拿练习本)写了!这不是呀!

李新有 (看徐招秀写的字)写得蛮好嘛!拿给我看一下,哎呀!错了。

徐招秀 怎么错了呀?

李新有 你这个“公”字少了一点。

徐招秀 哪里少了一点罗?

李新有 罗!(在掌上划字)公字上面是个八字,下面一个弯弯,这边还有一点哩!

徐招秀 啊!

李新有 啊什哩?你这个私字也弄错了。

徐招秀 呀!怎么我公、私都弄错了?

李新有 私字是个禾字边,(又在掌上划字)禾字这边只有一点,你写了两点。

徐招秀 (害羞地笑)呵呵!私字又多了一点。这好办,少的我加一点,多的我就去掉一点。……

李新有 可要记在心上!

徐招秀 (抢过练习本)夜晚再写过就是罗!(拿起扫帚簾筐欲下)

李新有 你到哪里去嘛?

徐招秀 我?你看罗——

(唱)装車場上谷撒地,
泥濺脚踩多可惜;
我干干淨淨去扫起,

李新有 你去扫?

徐招秀 呃!

(接唱)扫了回来好喂鸡。
鸡婆喂得肥又胖,
让你吃得有滋味!

李新有 好呀!谢谢你哟!你等一下。来,帮我捉鸡!(突然抓起一只鸡来,又去抓另一只,鸡羣乱飞乱跳)

徐招秀 (莫名其妙)做什哩呀?做什哩呀?

李新有 (忍不住笑了)你不晓得?

(唱)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只鸡婆都捉起,
捉到場上去吃谷,
省得你提箩拿帚费力气。

徐招秀 (唱)这有什么费力气?

不能把鸡捉过去，(会意地)

你是说我去扫谷，

公私不分无道理？

李新有 公私不分？什哩叫公私不分？

徐招秀 那是公家的谷嘛。

李新有 (把鸡一丢) 你晓得那是公家的谷哦？那你为什哩要扫回自己家里来呢？

徐招秀 咁！那里不是有人在扫吗？

李新有 那是帮公家扫的。

徐招秀 (脸红地笑了) 啊！嘿嘿！(忙把扫帚放下)

〔李新有斜了她一眼，自顾吸烟。〕

徐招秀 (为李新有舀过来一碗凉茶) 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事呀？

李新有 是哟！你去拿样东西给我吧。

徐招秀 拿什哩？

李新有 拿两只衩口。

徐招秀 拿衩口？……

李新有 去装粮。

徐招秀 (忽地高兴起来) 好好！我去拿来，是两只吧？(急入内室)

李新有 喂？她倒答应得蛮痛快哇。

〔徐招秀拿两只新衩口上。〕

徐招秀 你看！新的。

李新有 (接过衩口，欣赏地翻看了一下) 不错！蛮漂亮！

(轉身欲走)

徐招秀 呃!听我说吵,多领些糯谷、大禾谷回来好么?

李新有 呀!多领些糯谷、大禾谷?

徐招秀 是呀!

(唱)糯谷甜来大禾谷香,

好打糍粑好熬糖,

糍粑米糖你最爱吃,

我一样一样做妥当。

李新有 (唱)说什么糍粑说什么糖,

你以为我到队里去领粮?

徐招秀 (詫異地)什哩?你不是去队里领我们自己家里的粮食?

李新有 (唱)领粮本是我份内事,

可要等我把車先装完。

徐招秀 怎么?車还没有装完,不是都开走了?

李新有 是走了。还有一趟嘛。

徐招秀 你先把自己的粮食领回来再去装車好吗?

李新有 不好,运粮任务紧,一趟接一趟,运了我们这个队,还要运别个队的,我们要争取快装快运。

徐招秀 (不愉快地)那自己的粮食什么时候去领呀?

李新有 装完車再说,先公后私!

徐招秀 (喃喃咕咕地)“先公后私”……再迟两天去领呀,糯谷、大禾谷都没有我们家的份了,一齐都会被别人领掉。你糖也莫想吃,糍粑也莫想吃。

李新有 我不吃！……好了！不要罗嗦了！队里会搭配好的。

徐招秀 搭多搭少，我就是不放心。

李新有 招秀！你！等装完了車再说。（又欲走）

徐招秀 （还想有所爭辯，但毕竟作了让步，只是喊了一句）新有——

李新有 （停住）你喊我做什哩嘞？

徐招秀 （被誤会而生气地）你什哩哦？先公后私就先公后私嘛！你装車就去装車罗！

李新有 噶！（笑問）那你喊我有什哩事嘞？

徐招秀 把袂口给我，粮食我自己去领。

李新有 你自己去领？

徐招秀 （商榷地）好吗？

李新有 好是好——不过，这两只袂口我还是要拿走。

徐招秀 （奇怪地）做什哩？

李新有 借给队里用一下。

徐招秀 （一顿）袂口借给队里，借给队里做什哩？

李新有 装运余粮。明天就带回来还给你。

徐招秀 装余粮进城？（摇摇头）我不！

李新有 怎么不嘛？总不过是借用一下。

徐招秀 装粮不是公家有麻袋吗？

李新有 是有啊，刚才不是装走两車吗？剩下的麻袋全都装完了，还有两千多斤谷沒有麻袋装。要等汽車回头带转空袋再装吧，就要延长停車的时间。所

以大家商量好，趁着休息，各人回家拿出些杈口来装好谷等車，好保证快装快运。

徐招秀 好是好！不过……

（唱）杈口搬到汽車上，

拖来拖去要遭殃，

搬上又搬下，

横丢又直撞，

乱踩又乱压，

怎会不破烂？

李新有 （唱）招秀你放心，

大家会照应，

万一弄坏点，

补补也能行。

徐招秀 （唱）你说话倒轻飘！

李新有 （接唱）本来就是很简单。

总不过是两只小杈口，

推三阻四为哪般？

徐招秀 好容易哦！两只小杈口！

李新有 你到底借不借嘛？

〔略一僵持，徐招秀抢过杈口跑进房。李新

有气呼呼地追去，徐招秀却又返身出来。

徐招秀 （换出了两只旧杈口）借这两只去好吗？

李新有 旧的也可以。（接过来边走边检查着，发现质量有问题，在大门口停住）这都霉了啦！还能装谷

呀？

徐招秀 装得，过去不是装过啊？

李新有 （向装车场看了看，一笑）要是撑破杈口撒了谷就你自己倒霉呀！（说着往装车场相反的方向走去）

徐招秀 （诧异）呃呃！你到底是装什哩谷哟？

李新有 你看嘛，汽车还没有这么快来，我先到队里去把自家的粮食领回来。

徐招秀 这，呃，你等一下……（把杈口拿过来仔细端详）哎呀！当真霉了！拿，拿新的去吧。（就着进了大门）

李新有 （跟进）旧的不一样呀？

徐招秀 （略一停步，把杈口一晃）不！一装谷呀就会撑破。（走进房去）

李新有 哼！你呀！

徐招秀 （拿新杈口出）换一对更好。

李新有 （接过杈口）换了新的？（走出大门口，宣布地）换了新的我就去跟公家装车哟！

徐招秀 （急赶到门口）你，你搞什哩鬼嘛？

李新有 是我搞鬼还是你搞鬼哟？你说嘛！

（唱）肯借就该把好的借，

不肯就干脆说明白；

领谷回家你多细心，

借给公家你就敷衍来塞责。

徐招秀 (自己觉得理亏)哎……

(唱)你莫吹胡子又瞪眼,

哪个说了不肯借?

新衩口已经在你的手,

千拜托万拜托拜托你小心照护装上车。

李新有 照护?照护我当然会照护。随便哪个的东西也要照护好!

徐招秀 这是两只新的嘛!

李新有 对!新的,那你说要怎样照护吧?

徐招秀 这两只衩口要摆在一起。

李新有 唔。

徐招秀 不要放在车子的四边。

李新有 (奇怪地)四边都不能放?

徐招秀 唔!左右前后都有螺絲釘、铁皮角,最会挂烂东西!

李新有 除了左右前后还有哪里放?

徐招秀 吔!中间放不得?

李新有 好!放中间!(转身欲走)

徐招秀 哎呀!中间不好,中间会挤破!

李新有 那,那给你放、放上面!最好吧?

徐招秀 上面?上面也不好,上车下车踩的人多会踩破,放在下面好,挂不破、挤不破、踩不破。

李新有 对,这下总差不多……

徐招秀 哎呀!会压破!会压破!

〔李新有虎地把衩口擲还徐招秀，轉身就走。

徐招秀（愕然倒退一步，急又追上）新有！

李新有（气呼呼地）喊什哩哟？

〔徐招秀眼圈一红，默默地将衩口丢在地上，
轉身走进屋去。

李新有（拾起衩口，略一犹豫）不行，她是不是当真肯
惜？（进屋）招秀！招秀！你，我说了和你谈不拢
吧？（放了衩口就走）

徐招秀（忽然抢前将門紧閉）莫走！

李新有 做什哩？

徐招秀 谈清楚了再走！

李新有 谈就谈吧！关門闭戶做什哩？开开来！

徐招秀（干脆端过凳子，堵門坐下）谈拢了再开！

李新有（旁白）反正汽車还没这么快回来。（对徐招秀）
你不找我谈，我还要找你谈哩！（善于誘导地問）
招秀！我们今天谈得拢吗？

徐招秀 为什哩谈不拢嘛？

李新有 你自己想一下！

徐招秀 我沒什哩想的，越想越有气！

（唱）你大手大脚一贯无所谓，

我自己的东西自己当然会爱惜。

你把这两只衩口看得轻，

可知道做成衩口不容易？

绩麻絲我熬过多少穿心夜；

绩麻絲我磨破多少手指皮。

千梭万梭成布匹，

早针晚线才縫起。

你说声要借就拿起走，

多叮嘱两句你就不乐意！

李新有 （唱）珍贵东西是本份，

难怪你把衩口来爱惜！

徐招秀 （唱）还有什么不称心，

还有什么不如意？

开口闭口谈不拢，

我哪些地方比不上你？

说你生产劳动好，

我每天出勤也积极，

你前面出門我后面跟，

回来还把家务来料理。

说你文化进步快，

我夜晚也把文化来学习，

自从去年进夜校，

我生字也认得一千几。

李新有 这些我都晓得，你劳动学习是不错。

徐招秀 生活上我照顾你就不好哇？

（唱）可记得过年熬了一钵糖，

全是因为你喜欢吃甜的；

可记得鸡婆生了个双黄蛋，

我也特意留给你；
可记得数九寒天我不顾寒，
漂白夏布预备你热天做汗衣；
可记得三伏热天我不顾热，
铺棉钉絮给你备冬衣。
这样的事情数不尽，
你自己想想可是真的？

李新有 是真的！

(唱)你待我好我知情，
桩桩件件我记心里。
生活上彼此照顾本应当，
我也该真心诚意体贴你。

徐招秀 这就没什哩说的罗！为什哩又谈不拢嘞？这我就不懂！

李新有 不懂呵？(略一思索)嗯……呃！我们是什哩关系，你懂么？

徐招秀 我怕你不懂哦！什哩关系？夫妻关系！

李新有 还有嘞？

徐招秀 还有就是两公婆。

李新有 还有嘞？

徐招秀 还不是两公婆？

李新有 瞎！你就只晓得两公婆！同志呢，还有同志关系！

(唱)莫忘了我们是贫农、下中农，
政治上共同进步是前提！